

神魂顛倒系列

月老客棧

梧桐

神魂颠倒系列

月老客棧

语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神魂颠倒系列

月老客棧

语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印刷：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

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375—2/I·602

定价：9.80 元



1

目送着计程车远去后，希媚呆望着眼前这栋四层楼高的透天厝良久，才开了门，拎着、背着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直上三楼。

屋子里安静的出奇，除了时钟滴滴答答的声响以外，着无人声，反倒使她拖着行李不时敲打到楼梯的声音大得像敲锣似的，好像在故意通知所有人她的到来。

把行李全搬进三楼楼梯口右侧的双人房后，希媚终于吁了口气，好整以暇地坐在床沿环顾室内。

两张单人床、两张书桌、两个衣橱，十坪大小的空

间只摆这几样家具，感觉上倒还满简单舒适的，至少比起她和大姐“同居”了二十年的小房间来说，这个足足宽敞上一倍的空间，应该是不会再让她感到有无处伸展的压迫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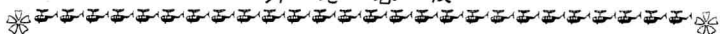
她起身拉高直式的百叶窗，窗外的风景便是对面人家的后阳台。她无可奈何地扯了扯嘴角，在这寸土寸金的台北盆地内，这样的风景可说是想当然尔，看来自己得暂时跟青山绿水告别罗！

“好了，从现在开始就要迈出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，一切全都要靠自己了！”

休息够了，她开始拿起自己带来的的抹布东擦西抹的整理环境，看来同房的室友似乎也是个满爱干净的女孩子，书桌等处都没有多少灰尘，她索性省下打扫工夫，把行李一件件的打开，开始整理起来。

把最后一件洋装挂进衣橱，已经是她进房两小时半后的事了。

虽然才不过五点多，可是中午在火车上没买东西吃，到现在忙完后，真的是饥肠辘辘了，原本想等室友回来，打声招呼后再出门的，不过如今看来，自己的胃恐怕是捱不住了，想了想，希媚便将贵重的物品随身带着，把



房门上锁后准备外出“觅食”。

快下到二楼楼梯口时，楼下突然传来铁门开关的声音，希媚想着或许是房客之一回来，准备好了自以为最亲切的笑容要展开敦亲睦邻的第一步，但是在看清来人时，脸上的笑容却霎时冻结——

“啊——”

惊恐的尖叫声像在高音处绷断的琴弦般戛然而止，继而代之的是连声哀嚎。

“拜托，你想吓死人呀?!”

林家迪被这如其来的尖叫声吓得一脚踩空，整个人由楼梯上摔滚而下，全身的骨头都快散啦!

“小偷!!”

希媚眼看上逃无路、下逃被堵，赶紧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瓦斯枪，瞄准许四脚朝天的他，两条腿不听使唤地直抖。

“小偷?”

他揉着腰，用手扶着墙慢慢爬起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脚踝好像有点扭伤了，不由得暗咒几句。

“你还不快走!”她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，“我练过国术的，你现在受伤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如果你现在离



开我可以不追究、不报案，要不然我会让你死的很难看喔！”

这算哪门子的乌龙事件呀？

“走？小姐我就住在这，你要我走到哪里去啊？”

住在这？

希媚看他苦笑着在楼梯口坐下，一点攻击的意图也没有，可是她还是丝毫不敢松懈，把枪对准着他后脑勺。

“哼，你别唬我了，我虽然是第一天住进来，可是房东跟我说过，她房间只出租给女孩子，难道你是女扮男装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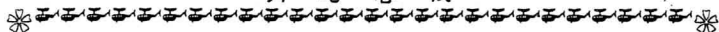
她当然确定对方是个男的，只不过是故意这么问而已，但是对方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她一头雾水。

“哈哈……我真是服了你了！”这一笑，他又发现自己的背也摔疼了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这个小偷该不会是个神经病吧？

“哎，我还真是倒楣，为了你的糊涂而白受这皮肉之苦。噢，不只，还包括筋骨哩，早知道我今天就不摸鱼，乖乖地上到五点再下班就没事了！”

他扶楼梯起身，单脚跳到客厅沙发上坐下，把受伤的右脚抬放茶几上，脱下袜子一看，果然肿了个包。



“喂，你还不走呀？”

希媚走下几格阶梯，以确保他在自己视力范围之内，免得他作怪。

“都说我是住这的房客了，你还是把我当小偷吗？”他指指自己一身西装笔挺的装扮，“你看过小偷穿这副德行吗？”

“我又没看过小偷。”这是实话。

他真是欲哭无泪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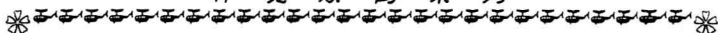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没骗你，我就住在四楼，而且你也弄错了，这房子是归一对兄妹所有，一楼是客厅和厨房，二楼是房东偶尔由纽西兰回来时要住的，所以实际出租的只有三楼和四楼，三楼全是女房客没，不过四楼就全是男房客了，你签租约前不知道吗？”

真的吗？

难道是香铃搞错了？

唉，早知道她这么迷糊，就不该把租房子的权全委托她处理的！

希媚看看对方泰然自若的模样，一点也不担心做坏事被抓个正着，还大大方方的坐在沙发上，的确不像小偷行径。



家迪看她还半信半疑的，便从西装口袋掏出一串钥匙。

“哪，接着——”

他将钥匙抛给站在离梯口只剩几阶的希媚，她反射动作地伸手接住，却不明白他这么做有何用意。

“看你的样子应该正要出门，所以你身上也有带大门钥匙吧？”

这么一提，希媚才豁然开悟，赶紧从皮包里掏出钥匙与他的一比对——

惨了！

闯祸了！

糗大了！

香铃！！

“那这栋房子真的是男女杂居罗？”她问。

男女杂居？

家迪睁大眼看着她，像见着山顶洞人一样希罕。

“你所谓的‘杂居’是我想的那层意思吗？”他有些尴尬。

“你想什么？”

是她单纯的离谱，还是他复杂的厉害？



家迪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身材高挑、圆脸上稚气未脱、还有着双洋娃娃般无邪眼眸直盯着他的可爱女孩——呃，我和她对杂居的定义大概不太相同？

“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这栋楼是不是有男房客也有女房客的话，”我想这才是她的意思，“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是的。”

“这下糟了，我答应我爸妈绝对不能和男孩子一起住的，可是我房租又已经付了一年，要退会损失好多钱的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在你担心那些之前，可以麻烦你先倒杯水给我吗？”

他咬着牙，脸上冷汗直冒，不过从头到尾都没半句责骂，他明白这个冒失鬼刚才也被他吓破了魂，她那声高分贝的尖叫至今还在耳中隆隆作响呢！

希媚到厨房里倒了杯水给他，不住地迭声道歉。

“我可以看看你的脚吗？”她解释着：“我们家是开国术馆的，我多少懂一点推拿，也许我能帮上一点忙。”

开国术馆的？

“那你刚刚说要用国术功夫对付我，不是在唬人的罗？”他忽然有点庆幸自己是自动摔下，而不是被她一脚

踢落。

希媚略带腼腆的说：“那的确是我唬人的，我是空有架式，毫无武功，完全没练功的天份。”

没料到她会如此回答，家迪不禁有些怀疑起她的推拿功夫该不会也是个半吊子吧？

“怎样，愿意让我试试吗？”

家迪看看她，“好吧！”老天保佑，可别让她扭断我扔脚。

她在他右脚踝上左右来回摸了几圈以后，安心的说：“还好，只是有点脱臼，我帮你矫正一下就行了。”

矫正，她行吗？

家迪还来不及多想，对方已经开始左搓右揉地动起手来，痛得了鸡猫子喊叫的，但是没三两下的工夫后——

“好了。”她竟然这么说。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不信你可以起来走走看呀！”

他心存怀疑地先拿脚在地上掂了掂，她像不那么痛了，再起身走了几步，虽然还有些微的酸痛，但是已经不如先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。



“想不到你一个女孩子还有这等功夫，还真不是盖的呢！”

“感觉好一点吗？”她其实并没有十足把握。

“好多了，谢谢你。”他伸出手去，“我叫林家迪，家庭的家，爱迪生的迪，住在四楼右边的双人房，以后请多多指教罗。”

她犹豫了一会儿才接受他的握手示好。

“我叫于希媚，希望的希，娇媚的媚，是今天才搬进来的。”

“甜甜提过，今天她有一个新室友要搬进来，我想就是你吧！”

“甜甜？”

“就是你的室呀！她叫施颖甜，聪颖甜蜜，就那两个字，不过大家都叫她甜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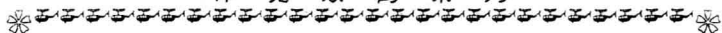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样呀……”希望人如其名，是个好相处的室友。

“你要出门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想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以解决晚餐的地方。”

“那你等我一下。”

“啊？”等他干嘛？



“折腾了这么久，我的肚子还真饿了，你不介意有人和你一起用餐吧？”

希媚摇摇头，“可是你的脚还能走吗？”

“我有车。”

他套上袜子，再穿上鞋子，把摔落一旁的公车包随便往沙发旁的空位上一放，便回头想向希媚取回车钥匙，可是……

“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

他看见希媚脸胀得通红，嘴抿成一直线，口里嗯嗯哼哼地吐不出一句话，正想再进一步追问原因，希媚却别过头去指着他的裤子。待低头一看：前面无恙；往后一摸，却是个大洞。

“呃……看来你得等我两下了！”

他尴尬地倒退爬上楼梯，到她看不见的地方才转身上楼换裤。

至少，这一个邻居算是不错的了。

憋了好久，希媚终于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。



施颖甜，人如其名，刚满十八岁的她青春正好，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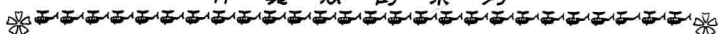
蜜糖般的笑靥和不时发出的银铃般笑语教人不喜欢她都难，尤其是那两颗兔宝宝牙，就好像早期受宠的一些日本偶像明星，可爱的教人受不了！

希媚几乎是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确信两人必能相处甚欢的，事实也果然如她所料。

“那你是五专一毕业就上台北来的罗？”颖甜坐在她的床上，嘴里的零食嚼得卡兹、卡兹的。“我也是今年才刚从高中毕业的，我跟我爸妈说家里的生活太舒适了，缺乏战斗心，死缠活缠地才说服他们让我一个人从中坜上台北租房子补习，准备重考。不过他们很罗唆的，你瞧，我还带大哥大呢！都是因为我爸妈要我每天至少拨一通电话回去报平安，我说我读书很忙，有时会忘的，结果他们就买了只大哥大当我的专线电话，晚上查勤，白天 morning call 的，只差没派个跟班二十四小时盯着，你说我可不可怜？”

话匣子一开，两个一见如故的女人就像两个关不住的水龙头，哗啦啦地差点没把祖宗八代翻出来聊，当颖甜听完希媚把家迪当成小偷所引发的一连串糗事之后，更是乐不可支的笑得合不拢嘴。

“呵……我在楼下看电视时看你和他一起进来，还以



为你是他女朋友呢！没想到你们俩认识的经过竟然这么爆笑。”

“你就别笑我了嘛！”提起这，她还是觉得颇难为情。

“没关系、没关系，林大哥那个人脾气好得没话说，他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自然不会跟你计较，不然又怎会请你吃饭呢？”她笑着说：“还好你吓到的不是孔夫子，要不然少不了会被骂上几句。”

“孔夫子？也是楼上的男房客吗？取这种名字真奇怪。”

“孔夫子是我给他取的绰号，不是名字啦！因为他那个人做事一板一眼的，像篇八股文章，所以我就在背后这么叫他罗！”她悄声说：“这可不能让隔壁的伟仪姐知道哦，因为她就是孔夫子的未婚妻。”

希媚点点头，“放心，我不会那么长舌。”

颖甜抱着一堆零食转战到希媚床上，“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表妹已经代替你和房东签了约，可是你又不能和男人共居一个屋檐下，怕你老爸发现会动怒，那你打算另找房子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这点还真令人心烦，“老实说，我喜欢这个环境，而且半年二万五的房租在台北大概找不



到第二间了，更何况这里我又不熟，工作还没着落就得忙着再找房子，我恐怕没那份心力，如果能瞒住我家人就好了。”

“其实这根本没什么，是你顾忌太多了，我们这还是男生一层、女生一层呢，有惯专租学生的套房根本不分男女，可能整层楼就你一个女生也不一定，反正大家各活在自己的空间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日子还不是照过？你怕人家侵犯你，人家还怕你半夜爬上他的床呢！”

希媚笑睨着她，“又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真的啦，楼上那几个男生都不错哩！安全无虑啦！”

颖甜说完，好像想到了什么事，把夹在发上的鲨鱼夹拿下来，随使用梳子耙了几下又冲向她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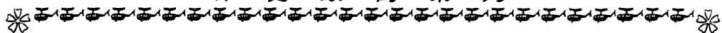
“走，我带你去认识他们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时间已过十点，三楼除了她们俩以外，其他女住户都还没回来，光是这点就教希媚担心的非锁门不可了，还要在这个时候到楼上的男人国去“拜访”？

“我想不必了吧？”

“什么不必？”颖甜态度坚决，“如果你不晓得这里究竟住了哪些人，那一次小偷真的来了，你可能还当他是



房客，一起泡茶聊天呢！”

她说的也不无道理！

“而且如果你真想住在这儿的话，那就去拜托楼上的那些男生，接到你家里打来的电话时就说是刚回国度假的男房东，只要你爸妈不是那种喜欢三天两头打电话查勤的人，那不就一切 OK 了吗？”

“真的得去吗？”她装出一副苦瓜脸。

“走吧！”

颖甜不由分说地后着她上楼，随着一步步往上跨的脚步，她的心跳起伏也越来越强烈了，可是那感觉又不像是害怕，到底是什么呢？

颖甜一上楼便直敲右边房门，可是出来应总书记的并非林家迪，而是一位有着古铜肤色，看来健壮中又不失憨厚的男子。

“方大哥。”

“甜甜，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事，我是带我的新室友来和大家认识。”她一把将希媚推到跟前，“她叫于希媚，希望的希，娇媚的媚，叫希媚就行了，她今年刚从五专毕业，是来台北找工作的，有机会帮忙介绍一下喔！”